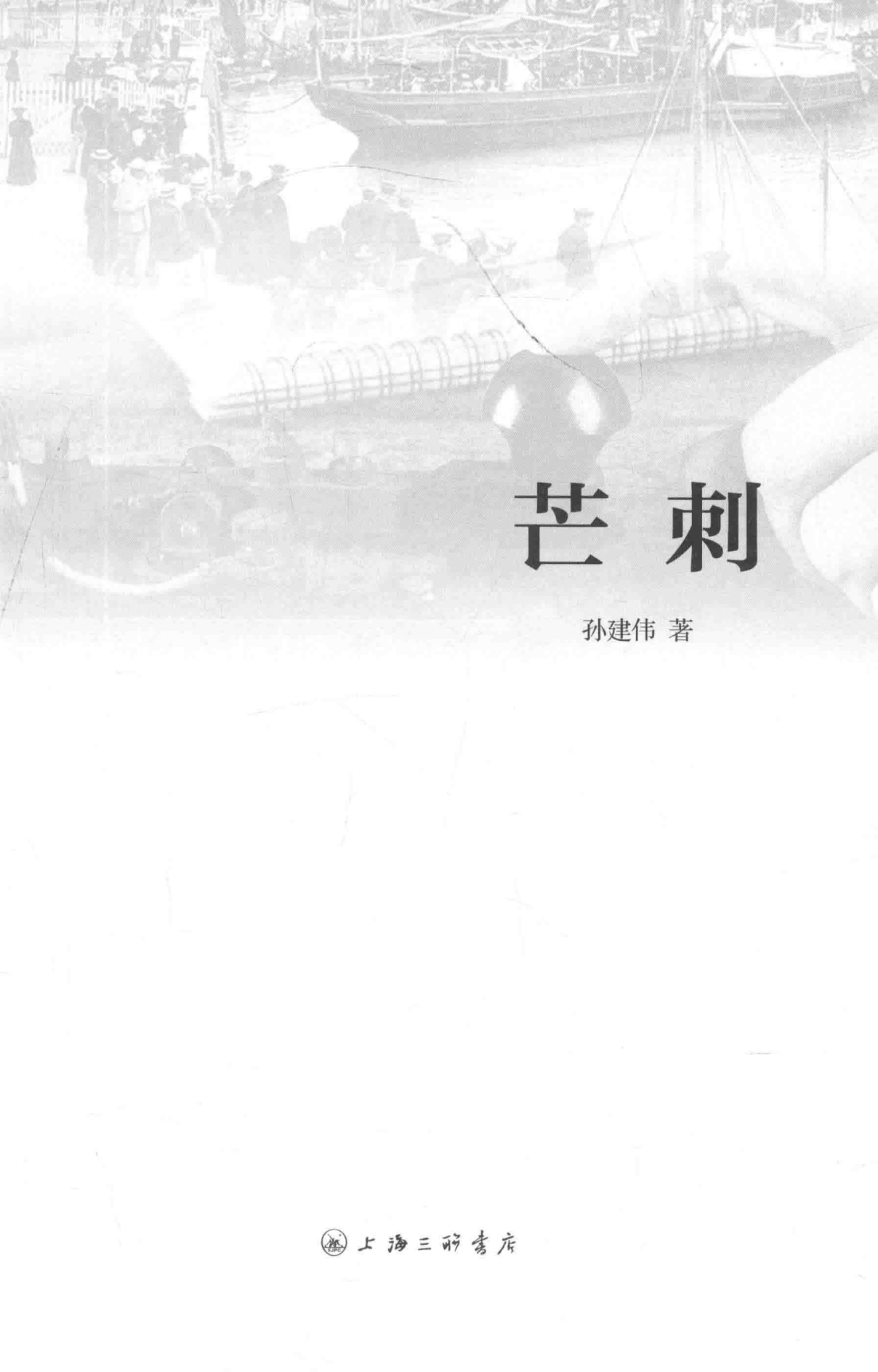




芒刺

孙建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芒刺

孙建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芒刺/孙建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8. 1
ISBN 978-7-5426-6127-2

I. ①芒…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0262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芒刺

著 者 / 孙建伟

责任编辑 / 张静乔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惠敦科技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4.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27-2/I·1338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

经济暗战：你不知道的抗日史篇

叶辛

近些年来，时常在报刊杂志上读到孙建伟的作品，只觉得他在创作上不断进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上个月，我还收到他写警察人生的短篇小说集《间歇性昏迷》。更令人惊喜的是孙建伟由短而长，他的长篇创作也渐入佳境。

2008年，他出版了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开禁：海关诉说》，以“海关”这个视角打开了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扇窗。2017年，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芒刺》，说的是海关缉私，这次进入了现代，也进入了抗战。

小说取名《芒刺》，寓意走私犹如戳在国家脊梁上的一根毒刺，危害民族经济，导致中国抗战力量的极大销蚀。走私也使国民政府寝食难安，如“芒刺在背”。

作为海关缉私警察，孙建伟带着特有的职业敏感持续关注着这个题材。作为作家，他对这段被遮蔽的、犬牙交错的中日经济暗战片段进行了文学再现。这种暗战因为某些原因而被回避或忽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甚至左右了中日两国战时对抗的强弱优劣之比。在孙建伟看来，这种隐晦和曲折正是作家重新发现并值得挖掘的书写视角。

从2011年到2014年，孙建伟以三年的业余时间三易其稿，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小说。但他没有急于发表，而是把稿子搁置一段时间后又精心打磨。他说要让它沉淀一段时间，等待新的发现和勘误。我以为，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种创作态度和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我也欣喜地发现，这两者已在他的创作成果中得以实现。

一直以来，抗战题材宏阔浩淼，从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到国共联手，已是一个跨越，而从“经济暗战”这个视角，以走私和缉私这一特殊战场的对决予以文学表达，向世人展示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中华民族在另一条战线的不屈抗争，无疑是对抗战题材独特而重要的拓展。把这一场景设置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国家经济重镇和国际大都市，围绕日、英、中三国对占据中国关税半壁江山的江海关的控制与反控制、中国民族产业在日本经济侵略之下的兼并与反兼并、日方对白银和钨砂的走私

与反走私，纵横交错，跌宕起伏，展示我缉私人员及各爱国力量在经济战线与日方和内部败类的较量与搏杀，激发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显示了作家对城市底蕴的把握和宏大叙事的宽阔视野。恰到好处的历史事件嵌入强化了阅读张力，也将更加深化人们对抗战艰难性和复杂性的了解。人物的多面性和情绪的丰满度又使这部作品可圈可点，对立各方搏杀的过程，也是人性、人心、人情的角力，更增添了情节推进的诱惑。这样的写作表达了孙建伟的不懈追求和意义不凡，具有镜鉴过往的价值。因此，我期待着对于本书的阅读，给读者带来新的感悟和惊喜。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一章

—

一九三〇年。日本东京。

出身上海商业世家的时力韬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一名留学生。

上海开埠后不久，时力韬的曾祖父就从宁波来到这里，到他爹爹这一代，已经成为上海商界望族。二十一岁的时力韬虽然不是长子，但爹爹觉得他天资聪颖，性格坚韧，将来最适合接下家族产业，于是就让他东渡日本学商。时力韬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只读了一年，却瞒着家里擅自报考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为在日本短短的一年里，不断升温的日本军事强国政策使他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狂热，觉得日本对中国不怀好意。这个血气刚硬的年轻人相信，当年中国因为《马关条约》饱受屈辱，正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拓疆域”观念肆意泛滥的结果。所以他越来越感受到，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最直接最可靠的安全保证，他期待学成归国之后以自己的军事才能报效国家。

转眼到了三年级，由于时力韬的刻苦勤奋，各门科目都十分优秀，因而入选全年级步兵操典项目代表，参加全校比赛。

出身日本贵族的福田寿太郎是时力韬的同班同学。福田的学业也相当不错，中国同学时力韬在学习上超人一等的刻苦和独特的领悟力让福田很有惺惺相惜之感。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成了好朋友。

比赛那天是寒冷的冬日。

时力韬以最高分夺得第一名，福田寿太郎获得第二。

这个名次诞生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由外国留学生创造的新纪录。

冬日的陆军士官学校操场，全体学生在寒风中肃立。校长正在宣布比赛结果：“步兵操典第一名，时力韬君。第二名，福田寿太郎君。”

很多日本学生目光里含着不满和愤懑，中国留学生当然非常高兴。

校长说：“各位士官，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服这个结果，因为第一名是一个支那人。但这就是事实，我不想隐瞒或去更改这个事实。这是一所著名的军事

学校，学校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它从来没有做过隐瞒事实的事。说实话，五分钟前获知这个比赛结果时，我也很难堪，但我是为日本学生难堪，因为第一名被这个叫时力韬的支那人拿走了。这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次。我不得不承认他创造了一项让日本学生尴尬的纪录。即便如此，我还是要真诚地恭喜时力韬君，他的第一名将记载于本校的荣誉中。”

——操场上响起零落的掌声。

福田寿太郎在为时力韬鼓掌，看得出他很真诚。

傍晚，福田寿太郎与时力韬在东京大街上散步。

福田寿太郎显得有点懊丧：“时君，我今天既高兴又难过，我高兴你拿走了第一名，你今天成了全校的明星，但我被你压了下去。真是不甘心哪。”

时力韬说：“福田君，你不会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吧，你不是这样的人。既然是比赛，毕竟要分出高低的。”

“那当然啊。我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怎么会为这样的事烦心呢？不过时君，我还是觉得，如果不是我的一点点失常，这个第一名肯定是我的。”

“看看，你还是耿耿于怀了。要不，我们现在到校长那儿去，我把第一名让给你。”

“时君，你这可是嘲笑我。我只是想告诉自己不能服输罢了。”

“对了，这才是男人嘛。我如果是第二名，也不会服输的。”

福田忽然转移了话题：“时君不知想过没有，未来的东亚，甚至未来的亚洲应该由谁来主宰呢？”

时力韬坦然地说：“愿闻福田君高见。”

福田的情绪突然昂扬起来：“我没有高见。我就是认为，目前在亚洲，只有日本能与欧洲抗衡，日本才是亚洲的希望。所以，未来的亚洲应该由日本来主宰。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不怎么样。”

“为什么？我也想听听你的高见。”

时力韬想了想说：“我觉得，本来大家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应该和平共存，谁希望被别人主宰呢？为什么又要去主宰别人呢？”

福田显得激动：“时君，你可能不明白，现在的日本正如日中天，连西方国家的老大，那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都不敢对日本指手划脚了。亚洲国家中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唯有日本。你承认这样的事实吗？”

时力韬说：“我承认，但这并不是日本主宰亚洲的理由啊。近几百年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老大帝国都走到了衰落期，后来居上的英国也已走向没落，日本

难道想把它们的老路再重走一遍？”

福田坚持着：“反正我相信，一个先进的民族必然要征服落后者，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铁律。”

“但我认为，一个国家以军事强国的国策是保卫自己不受别人侵犯，如果用于主宰别人的目的，将是非常可怕的。”

福田叹了口气说：“时君，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个问题了。我们只是两个小小的士官生，无须为这个宏大的问题打嘴仗，我们是好同学好朋友。”

“这还差不多。不过，你以后别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了。”时力韬指着路边的一家酒吧，“我请你喝酒去，算我对好朋友表示一点安慰吧。”

“悉听尊便。”

两人走进酒吧坐下。

福田依然谈兴高昂，屁股刚沾着板凳就说：“我们换个话题吧。时君，我们两人的经历真是太相似了。一年前，你我都在京都帝国大学，你学商科，我学法科，然后共同转学军事，真是殊途同归啊。”

“看来我们俩的确是志同道合啊。福田君，我一直想问你，你的汉语水平这么高，是专门研修过的吧？”

“好吧，我今天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我就是上海，也就是你的家乡出生的，我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多。我们家里很多人既说日语，也会说汉语，我从小耳濡目染，你说我的汉语是什么水平。这是我家族的遗传。”

“真的？”

“当然是真的。”然后他说，“时君是否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放弃商科呢？”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觉得军事比经商更重要啊。中国近百年来，一直饱受列强欺侮，日本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所以，如果我学了军事，就可以直接为国家效劳了。”

“对，男人就要这样。”福田感叹着，“时君真是爱国心切啊。这正是我钦佩你的地方。恕我直言，贵国的屈辱就在于军事实力的羸弱，所以必先强军事才能振兴国家，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

“是的。这一点很值得效法。所以我才弃商学军啊。”

福田眼珠里闪烁着难以察觉的得意：“那你认为日本是贵国的老师吗？”

时力韬并不回避：“中国也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现在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学生已经后来居上了。”

福田端起酒杯独自喝了一大口：“日本现在不仅是你们的老师，还应该主导

亚洲。”

时力韬盯着他：“你看，又来了。看来，这个亚洲主导论在日本是深入人心了。福田君，你不觉得日本这样下去很危险吗？”

福田说：“时君，请你别生气。我声明，我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你听说过京都法学部的安藤先生吗，他对日支关系很有研究，也看到了亚洲的未来。你愿意听听他的看法吗？”

时力韬说：“听听无妨。也许你的这些想法都是从安藤老师那儿来的？”

“也许是吧。时君，我们都是男人，又学军事，免不了会思考这些问题。你不是也想通过强军事而强国吗？我们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啊。”

时力韬用筷子点着餐盘：“好了，我提议，现在我们全力对付这条北海道鲑鱼吧。”

二

安藤次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作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推崇者和发展者，他在日本朝野颇有影响。

安藤亲自打开拉门含笑相迎。他的家并不大。时力韬虽然在日本待了几年，但还是第一次去日本人的家里，不由对方方正正的居室内部结构颇感新奇。下午温暖的阳光泻进来，被贴着半透明和纸的隔扇切割成块状，显出一种别样的趣味。他很快又觉得，跟自己上海的家比起来，屋里稍显局促了。

福田和时力韬恭敬地向安藤行礼，安藤还礼。双方在榻榻米上分宾主坐定。福田说：“安藤老师，很冒昧打扰您，这是我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支那同学时力韬君，他原来在京都大学学商科。我们今天来，是特向老师来请教日支关系问题。我们深为此困惑。”

安藤微笑着说：“你们都是有志青年啊。福田君，我非常欢迎年轻人和我探讨这样的问题。现在，来日本留学的支那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支那未来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关注着支那的变化。”他对着时力韬说，“三十多年前，我的父亲就与清国革命党频繁接触，还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国父孙逸仙博士。现在的支那总统蒋中正先生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也有不少日本朋友。从唐朝至今，日支两国关系一直十分紧密，但也相当复杂。不知时君有何想法。”

时力韬说：“安藤老师，很感谢您今天接待我们。力韬以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源远流长。几个世纪前，中国曾经是日本效仿的榜样，但近百年来中国落伍了，而且距离越来越大，令人不堪。但力韬以为，无论如何，邻邦和睦应该是我们共同

的愿望。”

安藤说：“时君很有见解。但是，时君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自西方文明进入亚洲以来，世界局势已经大变。清国鼎鼎大名的李鸿章大学士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这是三千年来之大变局，可惜他只把这个认识停留在嘴上，没有付诸行动，也没有要求朝廷更改体制。清国拒绝变更，所以不可避免地被日本远远甩在了身后。两国关系也就必然会引起一些变化。”

福田说：“安藤老师说出了支那落后的症结。时君以为如何？”

时力韬低着头，很无奈：“确如安藤老师所说。”

安藤继续说道：“日本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并通过变革达到了可以与他们抗衡的实力。清国却因为自己的不觉醒，被迫与西方签订了这么多的屈辱条约。现在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仍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威胁。要解除威胁，东亚各国必须联手来，日本将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拯救东亚乃至整个亚细亚的使命。”

福田不禁击掌：“安藤老师讲得真精彩。”

时力韬清澈的眼睛对着安藤：“安藤老师的观点是否是说日本要凌驾或者强加于他国之上呢？力韬不能苟同。亚洲各国历史传统不同，文明不同，怎么可能强行一体呢？”

安藤欠了欠身：“这就是日本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考虑最多的问题。怎样才能使各国信服日本对亚洲的使命呢？”

福田说：“安藤老师，学生认为，观念毕竟是观念，要使观念变成实际，还需行动。日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行动。”

安藤似闭目，实际是在倾听。

这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进屋为客人续茶，走到时力韬面前，她的目光与他碰了一下，双方好像都有一种惊悸的感觉。

安藤说：“哦，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侄女安藤浩子。”又对浩子说：“这两位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福田君和支那留学生时力韬君。”

浩子向福田与时力韬互相行礼。浩子和时力韬的目光再次碰撞，浩子用标准的汉语说：“时君，很高兴见到您。”

时力韬一惊：“我也非常高兴认识您。没想到浩子小姐的汉语这么标准。”

安藤说：“在我的家族中，汉语与日语一样重要。我们的家族和福田家族一样，很早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虹口，我的舅舅开着一家食品店和一家酒馆。算起来，他们已经在上海生活了数十年，对上海非常熟悉，甚至还会讲上海话。”

浩子这时说：“可是叔叔，我还没去过上海呢，听说上海比东京繁华多了。”

是吗？”

安藤说：“是的。到目前为止，上海仍是远东最大的金融和贸易港，当年伊藤博文先生去英国留学经过上海外滩，曾经感叹它的繁荣，而当时的东京还是一个小乡村，连上海的一个指头都及不上。但是上海开埠以来，就在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外国租界，就像‘国中之国’。所以上海又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它似乎游荡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外面，却又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国家。它的繁荣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屈辱。我说得对吗，时君？”

“我赴日留学之前，从未离开过上海。我承认安藤老师说得很对。”

福田说：“时君，既然同意安藤老师这句话，那么他刚才说的也不难理解了。”

时力韬不解：“为什么？”

福田脱口而出：“就是因为日本要帮助你们解除西方列强带来的屈辱啊。”

时力韬微露忿色：“我想请问福田君，日本到底想如何帮助中国呢？”

安藤说：“时君，恕我直言，贵国很多人总是怀疑日本的帮助，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日支两国应该互相提携，才能抵御西方带给东方的屈辱。然而支那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日本有，支那又何必拒绝呢？”

时力韬还想说什么，被安藤制止了。“时君，我不会介意你的想法，就当是我在家里上一堂课吧。你回去后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等你考虑成熟了，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这时浩子突然说：“时君，如果可能，我可以到你的家乡上海去看看吗？”

福田睁大眼睛瞪着浩子，显得十分惊讶，但浩子似乎根本不在意福田的变化。

安藤看着时力韬：“时君，可以满足我侄女的要求吗？”

时力韬反应过来：“哦，这个学期放假，我就带你去上海。”

浩子非常高兴：“太好了。那我先谢谢时君了。”说着又行礼。

福田似有不高兴，正跟安藤的目光打了个照面，安藤对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福田只得无趣地笑了。

士官学校门口。

时力韬刚出校门，发现浩子在门口。就问：“你怎么在这儿？”

浩子说：“我今天正好路过这里，就来看看你。”

“那你知道我一定会出来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看看，正好你就出来了。”

时力韬有点尴尬：“是的是的，我正好就出来了。你好吗，浩子小姐？”

“我很好。你呢？你们读书一定很辛苦的吧。”

时力韬说：“读书有什么辛苦的？从小到大，我就没觉得读书辛苦过。”

浩子感慨：“你真是个天才。我就觉得读书好辛苦。”

时力韬突然想起来似的问：“你找我有件事吗？”

“我没事，真的没事。就是路过看看。”

“那这样，为了表示感谢你路过看看，你再等我一会儿，我还有一节课，放学了，我请你吃顿饭好吗？”

浩子满脸喜悦：“真的吗？我们一起吃饭吗？”

时力韬说：“就是吃一顿饭嘛。”

浩子还是很激动的样子：“不，我太高兴了。”

饭店里。

浩子兴高采烈：“时君，我太想去上海了。我从小就听家人说，那里比东京繁华一百倍。是这样的吗？”

时力韬说：“也许几十年前是这样，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东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并不比上海低啊。”

“我不喜欢东京，东京人好像就知道世界上只有自己。”

时力韬有点诧异：“哦，浩子小姐为什么这么说？”

浩子说：“因为他们太自大了。时君认同我的看法吗？”

时力韬说：“是的，我也有同感。”

浩子问：“上海呢？上海怎么样？”

时力韬说：“上海嘛，什么都有。啊，你们日本人把上海叫做‘魔都’。”

浩子不解：“‘魔都’……是什么意思？”

“‘魔都’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光怪陆离，应有尽有。谁都可以去上海，谁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施展拳脚，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或者输得精光。所以又有人把上海叫做‘冒险家的乐园’。”

“啊，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时君，你说得我都马上想去了。”

时力韬看着她：“看来你不是个小鸟依人的女孩子啊。”

浩子不解：“小鸟……什么？”

“这是中国的一句成语，意思是说女孩子像一只小鸟一样依偎在养鸟人的呵护之下。”

浩子若有所思：“那，我可以被时君呵护吗？”

时力韬一下子不知所措：“我……可不是养鸟的。”

浩子大胆地看着时力韬：“其实女孩子没有不想被别人呵护的，就要看自己是不是喜欢了。”

时力韬被浩子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扯开了话题：“浩子小姐，我还有事要回学校，我们改天再谈好吗？”

浩子睁大两眼认真地说：“时君，你会兑现在安藤叔叔家里那个承诺吧？”

时力韬点头：“会的，一定会的。我说到做到。”

福田又去了安藤家。

福田显得局促不安。“安藤老师，您真的不明白浩子的感觉吗？”

安藤反问：“什么感觉？”

“安藤老师，您别跟我开玩笑。我都两天没好好吃饭了。”

安藤拍了一下福田的肩胛：“福田君，你要沉住气，浩子只不过就是对他有点好感而已。她知道分寸的。”

“可是老师，我担心她……好感会变成爱情的。”

安藤又问：“那么，福田君，你为什么不与浩子明说呢？”

“我是打算毕业后再说的，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真后悔带时君到这儿来。”

安藤宽慰着他：“福田君，你别太担心，你要相信你自己。”

福田还是沮丧。“我不是对自己没信心，而是我看到的事实让我深受打击。”

“你看到了什么？”

“那天放学，浩子就等在学校门口，我还知道，她等了一节课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去饭馆了。我看到浩子兴高采烈的样子，真的很难过。”

“好了，福田君，这没什么，你别把这看得太严重，事情的结果也许并不是这样。”

“今年放假，浩子还要和时君一起去上海，您说我该怎么办？”

安藤又拍了一下福田，加重了语气：“我想，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会得到的。”

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日军突然提出，中国必须撤走闸北驻军。十余分钟后未见答复，即以装甲车为掩护攻击天通庵等地中国驻军，挑起“一·二八”事变。日本国内一片喧嚣。时力韬十分不安。偏偏在此之前，他与浩子恋爱了。

时力韬没想到，自己会与一个日本女孩相恋。他知道这并非没有先例，在他之

前，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找到了爱情。一九三一年的日历刚刚翻过，仍在延续之中的冬日对他来说并不特别寒冷，因为有浩子的爱情。浩子的爱情热烈而清纯，他应该好好享受这份美好的异国之恋。待到明年夏天，他学成毕业，就可以带着她回到上海成亲了。然而现在，一切都出现了问题。浩子的同胞正在他的家乡寻衅，他无法让自己的心被萌芽不久的爱情占据了，他的灵肉正经受远甚于爱情的撕扯与煎熬。所以再与浩子见面时，他就显得很沉重，“浩子，我要提前回国了，恐怕这次你去不成上海了。”

浩子不解：“为什么？你不是明年才毕业吗？”

时力韬刻意地将自己的视线避开浩子。“你没看到吗？你的国家的军队正在对上海发动战争。”

浩子更加不解。“力韬君，即使这样，这也不是你的事啊，你回国去干什么？”

时力韬很决绝。“不，我要回国去，我要立即回到上海。中国有句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的家乡正在遭受蛮横无理的挑衅和欺侮，我没法在这儿待下去了。”

“你说，日本是侵略者？”

“难道不是吗？借口挑起事端进攻别国，还不是侵略者吗？”

“可报纸上不是这样说的。”

时力韬没好气地说：“日本的报纸当然不会这样说。”

浩子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垂着头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跟你一起去上海，可以吗？”

时力韬摇摇头：“不，我回去是要上战场的，我要以我的军事知识去报效我的国家和我的故乡。你去做什么？”

浩子紧靠着时力韬，眼中满是担忧。“那，力韬君，你回去如果……不，我不要和你分开，我是你的。”

时力韬拥住浩子，眼里涌起潮湿。“浩子，我也不想和你分开，可是我的家乡正在忍受侵略者的屠刀，那儿有我的家，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必须回去，你明白吗？”

“力韬君，我明白，明白。但是我们……万一你，我怕……”

时力韬双手扶着浩子的肩膀说，“浩子，你别想得太多了。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回去，我一定要上战场。我想，我在这里学到的知识会有用的。”

浩子沉默着，突然大叫起来，眼眶里盛满泪水：“力韬君，我要跟你一起回去，请你答应我。你一定要答应我，我要陪着你。”

时力韬把浩子拥得更紧了，沉吟好久，他说：“即使这样，你的家人会同意吗？”

浩子喊道：“我不管，我就要跟你回去。”

上海。十六铺码头。

时力韬和浩子从船上走出来。

时力韬手里拎着一个不大的箱子，浩子只背着一个书包。浩子好奇地看着码头和汹涌的人流。

远处传来隐隐的枪炮声。

浩子向时力韬身上靠了靠。时力韬说：“你听到了吗，枪炮声离这里很近。”

浩子说：“真的很可怕。”

“你感觉可怕吗？”

“当然可怕呀。不过，跟你在一起，我就不很害怕了。因为，你有军事知识。你是一个军人。”

时力韬说：“不，我还不是真正的军人，但是，我要立即到军队去，我的心已经飞到那儿了。”

浩子说：“不管怎样，总要先回家里看看你的父母吧。再说，还要把我介绍给他们呢。”

时力韬略一思索，一扬手招来一辆出租，让浩子先上车，然后自己上车，对司机说：“快，去马斯南路。”

浩子透过车窗看着一路移动的景物，时力韬却干脆闭起了眼睛。上空硝烟弥漫，不时有枪炮声传来，这个城市已经被战争遮蔽了。

时力韬和浩子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弄堂。

正在灶间忙碌着的佣人李妈远远看见时力韬回来，觉得诧异，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回屋，叫道：“老爷太太，少爷回来了。”

时父正在静默养神，听李妈大叫，就对一旁的妻子说：“儿子回来啦？李妈不会是看花眼了吧？”

时母说：“李妈倒是没搞错过啥事，我去看看。”说着一只脚已经跨出厢房门槛去。

时母走到大门口时，正好时力韬和浩子跨进门，浩子不习惯高门槛，脚被绊了一下，差点没站稳，时力韬急忙扶了一把，说：“中国人的门槛不好进吧？”

时母一惊：“阿韬，你怎么回来啦？”

时力韬说：“姆妈，学校提前放假，我就回来了。”见母亲看着浩子，就说：“这是浩子，我日本同学的表妹，也是我的女朋友。她没来过上海，就跟我回来看看。”

时母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浩子站在一边，有点羞涩，时力韬对她说：“按中国的规矩，就叫伯母吧。”

浩子行日本礼，说：“伯母好。”

时母赶紧说：“好，好。”又觉惊讶，“力韬啊，她真的是日本人？”

“是呀姆妈，不是冒充的。”说着他笑了起来。

“那她的中国话怎么比我还要好？”

“姆妈，你说的是上海话，她学的是普通话，她家里有好多人都在中国，都会说中国话，都比你说得好呢。”

时母、浩子和李妈都笑了起来。

时母说：“那，快进屋来吧。”

时力韬的爹爹从房间里出来，见大家在笑，就问：“真是力韬回来啦？”

时力韬赶紧对爹爹说：“爹爹，我回来啦。”又对浩子说：“快叫伯父。”

浩子赶忙行礼。时父摆摆手。“不必不必。”

几人进了屋。

时父觉得儿子回来得太突然，况且还带着一个日本姑娘，于是对儿子说：“你到书房来一下。”

时力韬让李妈带浩子去客厅坐下，自己去了爹爹的书房。

时父稍有埋怨道：“力韬啊，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爹爹，回家呀，还要打招呼啊？”

时母进来了，说：“力韬啊，你爹爹是说，现在上海正在打仗，你最好在日本多等几天，晓得吗？”

“爹爹姆妈，日本人挑事进攻上海，我还能在日本待下去吗？”

时父看着他说：“力韬啊，看来你还是没改脾气啊，人说三岁看到老，真是一点都不错啊。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晓得我的生意。我劝你也别跟政治沾边。”

时力韬说：“爹爹，日本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夺取我们的领土和市场，你说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

时父瞪了他一眼。“那也轮不到你操心，有政府和军队呢。你现在只是个留学生，你的事情就是读书。”

“爹爹，先不说我的事了吧。明天我要去会会几个老同学，浩子这几天就住在我们家。”又对一旁的母亲说：“姆妈，你叫李妈多关照她一些好吗？”

时母看了一眼丈夫，又看看儿子，应承道：“好。我知道了。”

时父又问道：“你说那个日本姑娘是你的女朋友？你怎么老是给我突然袭击。”

不过，既然已经带来了，就先住下。我和你娘都是开明的，不反对你交朋友，但还得我们看了满意才行。”

时力韬说：“我带回来就是让爹爹姆妈看的嘛。”

时母说：“你这孩子，你自己的女朋友你自己不陪，让我们陪着。这些天外面很不太平，你出去一定要当心啊。”

“爹爹姆妈放心，我会当心的。浩子就拜托爹爹姆妈了。”

四

翌日。上海闸北。

整个街区陷于战火之中。不时有日本战机飞过，市民们匆匆奔跑躲避。

时力韬焦急地冲向烟雾之中。

他终于接近阵地前沿，被一名战士拦下。

时力韬不断跟他解释着，拿出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获奖证书，要求参战。战士只得向上司报告。

一名上司走来，拿过奖状看着，对时力韬做了个欢迎的手势。时力韬兴奋地向阵地奔去。一名战士给他一把步枪，他接过来就以标准的军姿扑倒在工事中，开始射击。几名日军在他的点射下应声毙命。战士对他投去佩服的眼神。忽然一颗手榴弹从对方阵地上飞过来，发出“嘶嘶”的声响。时力韬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又把它扔回对方阵地，手榴弹在对方阵地爆炸。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及蔡廷锴等通电全国：“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也不退缩，直至弹尽卒绝。……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

虽说时力韬在法租界的家与闸北隔了十几公里，但仍能感觉得到硝烟的围困。

时父正在书房看当日的《申报》，报道称：“前方战火正酣，日军攻击我阵地遭迎头痛击。”

时母进来，问道：“老公啊，儿子已经两天没音讯了，你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笃定看报纸呢？”

时父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焦急，但是你一天到晚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有用吗？我告诉你，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一个人在日本读书，不是也好好的？”